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二

吳江朱鶴齡撰

邶鄘衛三國辨

鄭氏詩譜云武王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國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導武庚叛成王討之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遺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子孫稍併彼二國混而名之愚按邶

鄘始封不詳以事理揆之二國蓋不與衛同封也  
武王既克殷其封武庚必以大國又慮武庚不靖  
乃使三叔為之監監者監而治之蓋以殷之畿內  
漸紂化日久未可建國且使三人相為監領如王  
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類非所封也  
所封國則管蔡霍是已管即今管城蔡即今上蔡  
霍即今霍邑皆不在殷舊都之內蔡仲率德改行  
周公復邦之蔡此可證三叔各有所封邶鄘衛非

其國明矣漢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三叔監殷不知何以獨遺霍叔帝王世紀

云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是為三監其說與此不同

鄭氏云成王以殷遺

民封康叔於衛皆非其實也鄭氏之誤蓋因於康誥

書序考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武王所命則武王時

康叔已封衛矣康誥稱康叔曰孟侯時已為諸侯之

長矣衛既以封康叔而又使蔡叔尹之則將置康叔

於何地耶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為民康叔封國叅錯

於三監之間故當時亦謂之監若邶鄘之地即武庚國都三監所莅無庸更以封他諸侯也周書作雒篇

云武王克紂建管叔于東

衛在殷東此與世紀管叔監衛語合豈未封康叔以

前事

耶 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注云邶同鄘為殷

此亦一證也揆之事理當時天下初定殷民反側未安苟非同氣懿親必不授之以監撫之任而史記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各有封土並無及邶鄘者此以知邶鄘之為武庚國都無疑也迨乎武王既崩三叔

挾武庚叛周公東征定之殷之頑民悉遷于洛邑其遺民之未遷者乃就其地封建諸侯分為邶鄘二國不知更歷幾世而併於衛焉漢志云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益封康叔故邶鄘三國同風亦非其實也鄭箋謂三國並建不從漢志云云蓋以益封邶鄘則全得殷畿國大非制然鄭氏知益封非制而不知封康叔不在成王時此詩譜之所以失也史傳失記邶鄘本末無從考證漢儒率以意為之說近人為子貢詩

傳者乃云管叔封邶霍叔封鄘併康叔封衛為三監邶風雄雉諸詩刺管叔也鄘風芄蘭刺霍叔也貽誤

後學不小故著之又按左傳云周克商蘇忿生以溫

為司寇又云武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

史記亦云

似康

叔司寇乃繼忿生為之者意其雖封於衛而嘗入為

王官故康誥篇中有外事及外庶子等語蓋衛對王

朝為外也三監叛時康叔不與其亂成王嘉之必有

加地進律之典後人遂以為成王封康叔又以為益

封邶鄘其誤皆由此耳。○陳啟源曰鄭譜不從益封邶鄘之說似矣然古人建國本計戶口為定成王作洛之後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其邶鄘二國已成曠土縱欲建他侯勢亦不能因以畀康叔焉厥後生齒漸繁邶鄘舊壤殷庶如故其地終為衛有勢固當然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所以志風土之異耳漢儒謂邶鄘別建諸侯後為衛子孫所併此說必不然當辨。○顧炎武曰邶鄘衛本三監



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于衛矣采詩之官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邶鄘衛其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意是後人編詩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夫子亦仍而不易耳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

之則為邶鄘衛專言之則為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  
荆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  
亡軼之而太師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詩則  
皆衛人之作矣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洛邑則成王  
之世已無邶鄘

朱子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  
聲之異歟

劉瑾曰綠衣燕燕等篇莊姜自作柏舟共姜作桑中

言沫鄉正作於衛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  
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大率采詩者  
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

本程子說  
嚴緝同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傳汎其流  
不以濟渡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

音遊以遊

疏言此憂之深非飲  
酒遨遊所可釋也

○我心匪

鑒不可以茹

音孺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

怒

何楷曰兄弟指僚友言兄弟不與我同心往  
愬反逢其怒猶離騷所謂申申詈予者也

○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

威儀棣棣

富而閑習

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覲閔

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

音闢拊心

有標○日居月

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

音頃

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

郝敬曰朱子改為婦人不得於夫而作非也忠臣不

得於君與賢女不得於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

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為仁人也  
其詞雖似婦人語其實非也。小人在位而憂不得  
于君而不去詩之所以作也列女傳謂衛宣公夫人  
詩胡氏云此魯詩說也朱子取之改婦人不得於夫  
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為鑿空傳會夫序果鑿  
空傳會則宣公夫人事經史未見庸非鑿空傳會乎  
朱子於孟子集注仍以衛之仁人立說何獨於此而  
斥之乎馬端臨云列女傳出劉向上封事論弘顯

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而繼之曰小  
人成羣亦足愠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  
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

何楷曰章首  
言飲酒遨遊

此豈婦  
人之事

○柏舟汎汎中流正仁人不過之比我心匪

鑒不可以茹茹納也言鑑之于物不擇妍媸皆納其  
景仁人之心不然善惡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人而  
不過也

此歐陽  
公說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威儀嫻習自

有常度不可選擇取舍以避禍也如翟方進謂馮參

五侯尊貴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

此東萊說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乃仁人憂

國之語若是衆妾豈可以羣小目之國亂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愠宜也故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覲閔既多受侮不少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此王荆公說

日居

月諸胡迭而微言君道當常明如日月則迭有虧傷  
耳今衛君任用小人則日如月然是以憂也憂之而  
不能決去此仁人之厚也

此毛鄭說

###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

劉瑾曰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

兮衣兮

上兮字讀畧斷

綠衣

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謝氏曰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

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惟

其亡○綠兮絲兮女

毛如字鄭音汝集傳從鄭

所治兮

嚴緝綠本絲也乃汝染治



以為綠也。汝既染此絲為綠，豈可復以為衣而加諸黃色之上乎？程子曰：綠衣，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也。絲之綠由汝之染，浴以成言，有所自也。此說大勝集傳。我思古人，俾無訖。讀于其反音怡兮

古人善處此者，使不至于有過而我不能故思之也。○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讀孚惜反

古音考：孚，金切；音分。嚴緝，締綌，宜暑。今以當淒然寒風之時，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序綠衣。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莊姜

莊公夫人妾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事，見左傳。

嚴緝。莊公溺愛亂常，實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夫

婦為治道之原申二南之義而垂世戒非取女子之怨也此詩莊姜自作而屬邶風者蓋采詩之官得之於邶耳疏以為邶國之人作之今不從

綠喻妾衣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

平聲

撮而丁寧之綠

兮絲兮言衣之綠本於絲之綠治絲者非汝乎以自咎也締綌以當寒風已之失所亦時實使然以自傷也鏡古平心而終無怨其君子之意詩之所以為厚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

張氏曰重言燕燕興已與戴媯嫡妾相與之善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亦謂趙飛燕姊

弟同時入宮也嚴緝燕與鴻往來靡定故別離者多以此起興

差

音癡

池其羽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

讀慈庚反音墅古音考音暑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

于飛頡

音絜

之頡

音杭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

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

二字讀上聲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

于南

沈重讀宜林反音吟。傳陳在衛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

即周禮孝友睦婣任恤之任

只

音紙

其心塞淵

讀一均反音因

終温且惠淑慎

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顧起元曰此述戴媯臨別之語蓋以莊姜敵體先君義無

可去與已不同故勉其以先君為念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

人子州吁弑之戴媯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事見左傳

按春秋隱四年書戊申

日而不月

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杜預云戊申三月十七日乃一年

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讎雪矣此詩作于州吁未

殺之先當春夏之交見燕託興宜也州吁之殺也石

確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于陳使殺之時戴  
嬀大歸必力懇之陳而莊姜此詩或亦有以感動陳  
人之心也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

陳啟源曰邶風兩言日居月諸柏舟毛無傳日月傳云日乎月乎蓋以居諸為語助也柏

舟疏引檀弓何居左傳忽諸為證則此居字宜讀為姬而釋文不及

照臨下土乃如之人

兮逝

毛訓逮及也集傳云發語辭

不古處

王氏曰逝不古處言不古夫婦之道處我

胡

能有定寧

鄭云寧曾也

不我顧

釋文云徐邈讀古

○日居月諸下土

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

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陳啟源曰德音屢見于詩

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辭語此詩德音無良與谷風德音莫違蓋指夫婦晤語之言爾華谷辨甚詳○德音

無良言無德音之良以及我也古人句法多然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

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辯說以詩中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謂作于莊公

在時譏序說非是今玩逝不古處德音無良等句還  
以身後言之不必改序

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反已自責而已日月  
之作在州吁弑君之後于是推原禍本以為不見答  
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疏也呂記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  
舍無威夫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莊姜不見  
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

之由而非為己私也俾也可忘謂思莊公恩義之薄  
致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  
末章不欲咎莊公徒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  
述言莊公所以報我者不必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  
公也。王志長曰此詩胡能有定凡四言之必非無  
謂按隱三年左傳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  
碯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杜  
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桓公不為



太子也以戴媯之塞淵淑慎生子必不若州吁之狂  
暴况莊姜之教誨有加必克負荷故莊姜屬望莊公  
之立完甚殷且急胡能有定非指此乎

定完本鄭氏之說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

終日風

且暴

爾雅日出而風為暴

顧我則笑謔浪笑教

音傲

中心

是悼○終風且霾

音埋古音考音狸○爾雅風而雨土曰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惠然肯來

釋文來古協思韻多音黎

莫往莫來

蘇傳莫往莫來言州吁往來皆不可常

悠悠我思

釋文思如字按霾从集傳音則思當叶

○終

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同此音也

風且曠

音益。說文暗。曠陰而風也。

不日有

又通。曠寤言不寐。願鄭云願思。

也釋名同。

言則曠

音帝。言思之不伸至氣塞而寤也。

○曠曠其陰也

呂記虛鬼

反楊慎曰卷耳詩我馬虺隤呼回反與反同音此亦當音灰疑本作虛寃反傳寫脫山字耳

其靈呂記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曠曠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寤言不寐願言則

懷

毛云懷傷也考字書懷無訓傷者疑當作懷抱之懷言思之不釋時往來于懷也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郝敬曰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之態所以謂為

州吁作也朱子改為莊姜傷莊公而作非是○王志  
長曰朱子辨說謂州吁無譎浪笑傲之理故集傳以  
終風之暴改屬莊公然州吁狂暴且至于弑君而何  
有于笑傲其國母哉按左傳州吁嬖人之子有寵而  
好兵莊姜惡之或疑莊姜既惡州吁不應有悠悠我  
思及願言則嚏願言則懷等語是不然惡之者以其  
有奪嫡之勢思之者不能絕母子之情仍以序說為  
正

陳啟源曰說此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竊以為過矣州吁弑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不得以為君莊姜安得以為子况譴浪笑教侮慢君母彼不以母道事莊姜姜顧惓惓以子道畜之哉蓋經文言悼言思言願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指曰序不云乎莊姜傷已也傷已者傷已之不能正州吁也正之維何曰聲其弑逆之罪告于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

非婦人所能為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爾惠

然肯來惠順也肯可也

見爾雅

有順心則可來

見鄭箋

詭

浪笑傲不可來也至于莫往莫來斯亦已矣然家國之禍難其能解於思乎此首二章之意也三四章正言憂悼之情無時可解至寤嘆而不寐焉願言則嚏願言則懷極言其自傷如此然則莊姜所憂悼者宗社之大難也亂賊之橫行也而豈眷眷于州吁冀其篤母子之愛以是為溫柔敦厚也哉愚按作思念莊

公者既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于理未安長發此解  
善申序旨且于左氏莊姜惡之語甚合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

音湯

踴躍用兵

古音考音邦

土國城漕

嚴緝漕廊地也在河南季

本曰漕在帝丘之北與泉水之漕同即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之地也

我獨南行

音杭。箋南行

伐鄭按鄭在衛南。季本曰土功城築非不勞苦而猶處于境內我獨南行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

人不可得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呂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

也則輕其帥可知矣何楷曰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仇衛欲伐鄭使宋為主以是時陳尚未從宋故先合三國

之好而後進兵也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箋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故豫憂之

疏采薇詩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是與之歸期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音姥錢氏曰

自知必死也但言喪馬蓋婉辭嚴緝唐人詩所謂去時鞍馬別人騎是也

于以求之于林之

下音戶。嚴緝蓋屬以身後事左傳蹇叔哭其子曰晉人禦師必于穀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即此意也

○死生契

音挈

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古音考音柳一

讀魯苟切音篋此章朱傳最明

○于

音吁

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

音苟

兮不我信

與申同

兮

呂記于嗟濶兮承上章死生契濶之文而足成之言始欲死生勤苦同之

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解作遠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將者將兵以伐鄭也  
平成也伐鄭以結陳

宋之成也左傳宋瑒公即位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使告宋曰君若伐鄭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人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序曰暴亂曰無禮正指州吁篡弑而言辨說譏其淺

陋過矣

曾氏曰鏗然擊鼓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人所最憚者州吁之所樂國人故以為怨也爰居爰處



以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

辭蓋一篇之意皆如此

歐陽本  
義亦同

鄒忠盾曰春秋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夫州吁篡國不滿三  
時而伐鄭之師已再舉阻兵安忍虐用其民宜衛人  
之怨如此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

音吟

吹彼棘心

疏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按棘即酸棗性堅強其心

之生更難于幹郝敬曰棘小棗叢生故以比七子也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母之養子于少

時最勞苦故于天天言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疏上言棘心天是棘之初生

此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大者可折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

母氏聖善我無令

人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陳啟源曰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

首章為比陳潛室已疑之矣劉安成以下文有應無應釋之然豈詩人之旨乎小雅之谷風青蠅亦然。○

爰有寒泉在浚

水經注濮水支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

下音戶。許氏曰寒泉但在浚之下不能上行灌注以比子不能養母

有子七人母氏勞

苦

勞苦微言  
母之求嫁

○ 覲

音莞

○ 覲

音莞。覲，覲羽好貌。非鳥聲。疏云黃鳥有覲，覲之客當從之。

黃鳥載好其音

疏，覲，好音。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

有子七人莫慰

母心

疏，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心者，由顏色不和，辭令不順，故也。自責黃鳥之不如也。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爾。

嚴緝母不復嫁，則七子養親之志成矣。故序曰：美孝

子也。○凡詩人美刺，多代為其人之言，非必其所

作也。朱子謂此七子自責之辭，以幾諫也，亦通。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

音異

其羽

傳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

我之懷矣自

貽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

程子曰日月取迭往迭來又陰陽相配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

悠悠我思道

之云遠曷云能來

叶音聲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去聲讀如杭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呂記婦人思其君子之切知未得歸也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不知

孰為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無害也朱克升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

此所謂德行也

序雄雉刺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考左傳宣公以隱四年即位屢有伐鄭入鄭入

邴等役序故云軍旅數起

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二章為  
男曠下二章為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配  
序殊覺支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  
者乃推久役之由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  
豈必章各異詞分配其說耶朱子統作婦人之詩其

義始貫蓋本之曾南豐

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嘆已之不得從夫而遠去也杜

詩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即此意也

此南豐說

末章告

之以久處軍旅之道

此東萊說

念其夫而呼百爾君子者

一身在外賴同役善處乃得保全

###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

傳匏謂之瓠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陸璣疏匏葉少時可為羹八月中堅強

不可食故曰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音同器。爾雅由膝以下為揭由帶

以上為厲注云揭上衣也厲謂濡禪。王志長曰按苦  
葉不可食深涉不可渡喻禮法不可越以二事為一興  
此毛義也。瓠尚有苦葉則瓠未堅不可用而濟處又深  
豈可不問深淺而求渡此止以涉喻宣公朱子嚴氏皆

用此

○有彌

音米

濟盈有鷺

音小反

雉鳴濟盈不濡軌

讀

有反古音考音九。詩詁曰濟盈不濡軌毛注由駟以  
上為軌孔疏引說文云車轍也按輪有高下有廣狹皆  
定于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跡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  
曰軌曲禮塵不出軌此以高下言也中庸車同軌此以  
廣狹言也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有六寸軌居輪之  
中實得其半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此所謂鼓末之  
軌也疏以為雉鳴求其牡雉雖必求其雌今乃求牡并  
轍跡非是刺夷姜。朱子曰或云承上  
章之興以為比也蓋以瓠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  
興雉鳴然後以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

也  
○雖雖鳴雁箋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旭  
禮納採用焉程子曰取其不再偶

日始旦

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自納采至請期用所親迎用昏

士如歸妻

箋使來

歸于已謂請期也

迨冰未泮

箋冰未泮正月以前二月可以昏矣王氏曰雖庶士亦然而况于

人君乎

○招招

釋文招照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舟子人涉

音昂否

音鄙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音以。傳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禮

義昏姻不成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箋夫人謂夷姜

左傳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夷姜宣公庶母也

次定司車全書

詩經通義

五



呂記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按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鄭指夫人為夷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為公所要詩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

姜

本孔疏

佩匏渡水朱傳解本國語

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

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于人供渡而已

所謂腰舟也此章以渡水之宜

喻男女之有禮二章以徒涉為犯禮之喻三章方以

昏禮正言之末章又以待友同濟喻人必擇偶相從  
刺公與夷姜犯禮相求非其匹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

嚴緝風賦云大風盛怒于土囊之口注土囊谷口也則谷風為大風又習習不斷喻其夫

之暴怒無休息也小雅谷風篇云維風及頽至草木萎死則非和調生長之風陳啟源曰毛傳東風謂之谷風出于爾雅故解習習為和舒集傳

從之華谷以谷風為怒風恐非

以陰以雨黽勉同心

不宜有怒采葍

釋文引郭璞云今菘菜陸璣云蔓菁也埤雅蔓菁似菘而小有臺四時可食

采葍

爾雅名蔥菜郭云土瓜也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孫炎云菑類

無以下體

季本曰下體舊

說指根莖謂根有美時有惡時惟錢氏以為凡菜近地之葉多黃腐不可食此說得之以其近地故曰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程子曰德音好音也夫婦之道當期好音無違至于偕老傷今所遭

之不  
然 ○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畿門限呂

記韓愈譴瘡鬼詩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闔也

誰謂荼苦

集傳荼苦菜蓼屬詳良耜愚按本草

茶即月令苦菜一名苦苣又名苦蕒以其經歷冬春又名游冬陸璣云得霜甜脆可食豳風所云叔苴采茶是也及良耜注又云茶陸草蓼水草南方人謂蓼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則非可食之物明是二種須辨之

其甘如薺

在禮反音齏。薺注疏不詳何楷曰爾雅薺類不一此當是薺芘本草陶注云根莖都似

人參葉小異根味甜陳啟源曰薺名四見于爾雅一薺莫大薺一芘薺芘注曰薺芘一差薺實一姚莖荼薺四

者之中惟差薺實注云味甘邢昺疏引本草云薺味甘葉  
可作菹及羹又引詩其甘如薺證之蓋郭邢之意皆以  
差薺實當詩之薺也何說雖據本草與爾雅不合  
又按薺冬生夏死即月令靡草夏侯湛有薺賦

宴爾

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

音植

其涇

說文湜水清見底箋小渚

曰涇呂記涇比新昏渭自比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于  
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華谷云涇誣渭為濁

亦一說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魚梁

毋發我笱

音苟取

魚竹器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

淺矣泳之游之

箋言淺深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我皆為之

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說文匍手行匍伏地也

○不我能慙

音畜

○疏君子不能以善道養我

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

阻絕我之善

賈

音用古

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音福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箋視

我如毒螫謂毒人之蟲。四句集傳極明正所謂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汝轉弃予者也

○我

有旨蓄亦以御冬

陳啟源曰史游急就篇老菁藁荷冬日藏顏師古注秋種蔓菁冬則老而

成就藁荷一名菁直莖葉似薑根香脆可為菹詩言旨蓄殆是類歟

燕爾新昏以我御窮

有沈有潰

音繪。狀如之潰水勢橫溢貌盛怒之狀如之既

貽我肄

呂記肄習也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為常

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暨息也與

大雅民之攸暨義同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子初說云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民化之而谷風作此正序義也後變其說又譏序以為未見化其上之意夫民風善惡何一不由上致之王者陳詩將以觀政苟無關政化焉取于風

按末章言有洿有潰洿潰為武怒之狀故首章有不  
宜有怒語玩既生既育比子于毒此婦人蓋有子而

見棄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嚴緝言衛人不救患此微

視吾君之故也君何為處此草露乎此解是舊注微君之微猶非也不應上下語用字頓異

○式微

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中露露中也猶云越在草莽泥中猶

云尋在泥塗毛傳以為二邑名不類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水經注黎侯名陽

箋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因安

之疏此及旄丘皆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

寰字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

之葛兮何誕

音

之節兮

呂記葛始生其節感

而密既長其節濶而疎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楊旭曰古音考以葛與伯叶節音即與日

叶按葛當音結節如字日當叶而列切日母音熱三字為韻伯字不必叶觀下三章四章伯字皆不列韻內此

章可知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

讀舉里反音几

也必有

以他故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疏杜預云黎國



在上黨壺關縣今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呂記黎臣見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衛之大夫過

此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嘆曰非衛大夫之車不東來也持無與我同患難者耳蘇傳諸侯雖異國猶相為救

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其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

○瑣兮

尾兮流離之子

按毛傳鳥少好長醜為流離本爾雅陸璣云即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

母穎濱云言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其後果有狄難此說朱子不從

然古義也東萊亦取之叔兮伯兮衰音如充耳按毛傳衰盛服貌益連下充耳為訓

集傳云多笑貌耳聾者多笑此本出鄭箋然詩人之意但責其無聞知非真以衛臣為耳聾也充耳即是玉瑣

以瑣塞耳則耳有不聞

序旄丘責衛伯也

箋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

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

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李氏曰其後衛為狄滅齊桓以管仲之言救之觀衛之德齊為甚深則知黎之怨衛為甚切

辯說云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為責衛伯誤矣愚按武王封康叔于衛本牧伯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衛世家自頃公以前七

世皆名伯此可證矣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衛伯也不應詆其誤○正義以此詩作於衛宣公之時按黎衛壤地相接衛不救黎則禍必及之懿公遂有滎澤之敗懿公宣公孫此詩即難定宣公時然必懿公以前作也左傳晉滅赤狄伯宗罪其奪黎氏地立黎侯而還事在衛穆公六年穆公上去宣公百餘載蓋黎氏世有狄難黎臣勸歸之後黎侯必復國久而又為狄所逐晉人乃數其

罪而立之或據左傳語疑式微旌丘俱為穆公時詩

非也

### 旌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

傳簡大也疏大德之人按鄭訓簡擇謂簡擇衆工以充舞數此正伶官之職蘇傳從鄭說非簡易之

簡也簡兮方將萬舞

呂記萬舞二舞之總名千舞者武舞別名箛舞者文舞別名也文舞又謂

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千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蘇傳方且萬舞而擇人

日之方中

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疏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即此詩所云日之方中謂二月日夜中也按毛孔二

說俱

在前上處

去聲○箋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也疏謂居前列上頭以教舞者

○碩

人僕僕

音語

公庭

公庭公所居之庭

萬舞有力如虎執轡

馬韉也一曰鞞

如組

詩詁組間次五色為之毛云織組者總紕于此而成文于彼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如織組也

程子曰有力如虎稱其才也執轡如組稱其藝也

○左手執籥

疏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

得舞名

右手秉翟

讀直角反音濯。疏左手執管籥而為文舞也翟雉羽

赫如

渥

音握

楮

詩本音云楮字不入韻。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之丹

公言錫爵

集傳引儀禮燕

飲而獻工之禮按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主人宰夫也獻之自宰夫錫之則自君命故曰公言

也。名物疏鄭以公庭為宗廟故引畀翟朱不拘祭禮故引獻工畀翟在祭禮之末惠以五升之散獻工之禮

則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俱有之二說皆可通。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

獻工之禮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

○山有榛隰

下有苓

榛實甘美苓莖

甘美孔疏引爾雅注云苓今甘草沈括辨之以今甘草形狀與爾雅注所云不類或云蒿似地黃

云誰

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為王臣見衛之不用為可刺而因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即序所謂王者蓋言如此碩人安得遇西周盛王而承事之耶東萊

云詩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  
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  
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  
碩人也嘆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  
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通朱子謂賢者  
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  
既稱賢者豈以輕世肆志為心乎魯仲連東方朔之  
流春秋時無此等人物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古本三章章六句集傳如此分

章于韻甚

協今從之

泌音彼泉水

按共城百門泉山蘇門山入淇水在今衛輝府輝縣據水經注即末章之肥泉竹竿

詩之泉源也

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

呂記力轉反音變

彼

諸姬聊與之謀

讀謨悲反音迷

○出宿于泂

呂記子禮反

飲餞于禰

季本曰泂禰皆衛地當近衛都地志謂泂在臨邑禰在寃句者非

女子有行遠

去聲父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集傳諸姑謂姊姪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謂諸姬或疑禮以姊

姪為媵未聞有姑姊為媵者愚按諸侯一娶同姓媵女凡八人其中必有姑姊行輩此詩乃衛女為媵者所作



媵女思歸而問訊于姑姊正上章所云嬖彼諸姬聊與之謀也未傳本無誤但解者多主國君夫人言遂難通

耳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王應麟曰干言舊注不詳按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

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也按冲禰干言孔鄭已不詳其處後人所載安知非涉

附會乎○王志長曰上言冲禰意近衛郊之地故下云女子有行追思始嫁時也此言干言意近彼國之地故

下云遯臻于衛擬還車時也

載脂載牽

音轄讀下介反音懈○釋文牽車軸頭金也嚴緝載脂謂

先以脂膏塗其帶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畢乃設牽于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蓋二事故毛云脂牽其車還

音旋車言邁

疏天子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呂記還車猶言回轅不必言嫁

時所乘之車

遯臻于衛不瑕有害

呂記不瑕有害言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按鄭箋云瑕過也。即德音不瑕之瑕。言我之歸衛不為過也。然得母有害于義乎。益疑而未定之辭。集傳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瑕字。古雖有何音未詳。通用况不何亦不成語。○我思肥泉箋肥泉自衛而

來所渡水。故思之。茲之永歎。思須與漕。讀徂侯反音愁。○箋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

又思之大名。府志須城在楚丘東南二十里。漕通作曹。後為白馬縣。皆今滑縣地。我心悠悠。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自見已志

按載馳詩許穆公夫人作有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而

泉水詩亦有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在楚丘衛未  
渡河以前本都朝歌不應衛女不得歸寧乃思其地  
何玄子以為此亦許穆公夫人詩戴公廬漕時作說  
甚有理但詩序編此于宣公之世不敢易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

音矩

且貧

何楷曰說文窶無禮居也徐鍇曰貧不能

禮

行禮先見于屋室則窶貧是二事窶从巾不從穴窶無以為居貧無以自給也

莫知我艱

讀居銀反

音巾已焉哉

讀將其反音資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同上

○王事適我

政事一埤

音

益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音

我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

讀都回反音堆○郝敬曰敦篤也守治之意孟

子使虞敦匠事

我政事一埤遺

讀夷回反音韋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說文推擠也又桐也皆挫抑之意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序北門刺任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黃震曰北門隨其所出之門不必言背明向陰也忠

臣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

滂音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杭音

其虛其

邪

鄭云讀如

既亟只

紙音

且

疽音

○北風其喈

雞音

雨雪其霏惠而

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

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此詩以涼風盛雪病害萬物興衛之時政酷烈病害百姓序所云並為威虐百姓不親正北風起興之意

也辨說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  
政誰無威虐州吁好兵宣公殺子其威虐可概見矣  
何謂之未聞乎○程子曰此詩為君子見幾而作惟  
恐去之不速非謂百姓相攜而去也未章詞意益迫  
切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以其色而知其物  
不難辨也衛之威虐如此而猶不去是不辨狐赤而  
烏黑也范氏同此說詩記詩緝皆取之似可從若如集  
傳解則烏本孝鳥何云不祥○劉瑾曰詩云攜手同

車疑此為仕于衛者所作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

音

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

音

首踟躕

音

池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

按傳載古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記過三禮並無明文箋以彤

管為筆赤管歐陽云古者箴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若是女史之管靜女何從得之以貽人

使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解頤新語云左氏靜女之彤管取彤管焉亦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于女史也

管有煒

音

說悅懌

音

說懌女美汝彤管也猶下章匪

如字下女音汝前後異解未妥

○自牧

牧野外自城隅而相逖于野也

歸荑

荑茅始生

洵美

且異匪女

音汝

之為美美人之貽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當時男女皆為淫佚之行故曰刺時衛夫人無德乃推本于上之所化非謂此詩為刺衛夫人也毛鄭誤以靜女作貞靜之女又引古女史彤管記過之法遂至全解俱謬橫渠東萊衍說遷就愈曲愈離此靜女只深閨幽靜之女曹氏以為對遊女而言是也朱傳作男女期會之詩此解不易與序說復不相戾華谷



亦從之但以彤管為女贈男歸荑為男贈女與朱小  
異耳○黃震曰本刺詩也毛鄭因靜女之名轉而言  
賢女歐陽公始以為男女相贈貽夫靜女其姝乃奔  
者自相稱美之詞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  
哉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

音此○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

河水

淵淵

音米

燕婉之求

音渠

蔕

音除

不鮮

讀想止反音洗古音考同云吳棫讀○箋

鮮善也疏王肅云少也集傳從王

○新臺有酒

讀先典反音鈔。劉氏曰酒者水光之中見其

臺之高峻也

河水浼浼

讀美辨反音免

燕婉之求籩簠不殄

蘇傳不殄猶言

惡疾而尚未死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而反離焉猶齊

女以禮來求世子而乃得宣公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呂記籩簠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

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籩簠疾狀不能仰者戚施疾狀非于此取義也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

自衛適齊必渡河

汎汎其景

讀舉兩反音襁一云姜上聲。景本訓日光即

古形景字後別作影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王志長曰汎汎其景狀其渡河之時舟影與波光相上下也逝則遠不復見矣

願言思子不瑕

有害

此章集傳無叶害古音考音係或云逝當作折害當讀曷。不瑕有害與泉水語同意別言二子之

往非有過也今之不返得無有害之者乎泉水是害于義此詩是害其身過為疑辭者不忍斥言其死也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宣公為伋娶齊女而美奪之生壽及朔朔與母愬伋于公令伋之齊

使賊待諸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

壽有何罪賊又殺之事見左傳○嚴緝衛自宣公殺伋  
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害伋  
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  
惠公怨周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櫟後  
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多不服狄  
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餘殃所及且  
稔王室之禍其亂本皆始于夫婦衽席  
之間以是知詩首闕雖聖人之意深哉

##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箋舟在河中猶婦人  
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髧

呂記徒坎  
反音蓄

彼兩髦

音毛。釋文禮生子三月翦髮為髧  
長大作髦以象之內則云親沒不髦

實維我儀

讀牛何反音俄。儀匹也。

之死矢靡它

音拖

母也天

讀鐵因反音吞古音考音汀

只

音紙。范氏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呂記序言父母詩獨言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大勢當然。

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

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傳云匹者古人用字多如

此猶以治為亂也。按夫謂婦亦為特。小雅求爾新特是也。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呂記史記共伯餘釐

音倍

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

共伯共伯入釐侯羨

音延墓道

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

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于國計其初  
即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自立則共伯  
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髦  
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殮則脫之史記謂釐侯  
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已脫髦矣詩安得  
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

未嘗有弑君之惡也

史記索隱曰詩著衛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殺太史公益采雜

說而為之耳按太史公作世家時毛詩左傳俱未行是以其誤若此

○郝敬曰此共姜

未嫁而自誓之詩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垂髻兩髦  
也分髮作兩髻曰髻齊風甫田總角也兮是也共  
伯以總角亡故序云早死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  
亦人情也未嫁誓死尤人所難故鄘風首錄之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

音慈。蒺藜也。

不可埽

讀蘇后反音叟也

也

傳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中冓

音垢

○韻會中葦宮中  
構結深密之處

之言不可道

讀徒厚  
反音鉅

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裏

除也

也中葦之言不可詳也所

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葦之言不可

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嚴緝辱謂言之自  
辱不欲汗口舌也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

頑宣公世子昭伯也左傳惠公之即位也  
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

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

范氏曰婦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



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  
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  
悔而相戒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說  
見集傳

君子偕老副

許氏讀  
芳覆反

笄

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  
之笄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

所以別尊卑疏追師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服之以  
從王祭祀名物疏考周禮追師注云衡垂于副之兩旁  
當耳其下以紉懸瑱笄則卷髮者橫于頭上毛傳連引  
追師追衡笄之文以見笄之為玉耳朱傳因此誤合為  
一擇衡非釋笄也按朱傳以

六珈

音加讀居何反音歌  
箋副既笄而加以

衡笄為一蓋襲孔疏之誤

六玉為飾如今之步搖上飾  
按副是步搖珣又其飾也  
委委音威佗佗音駝爾雅  
翼委佗古但

作它音拖今字旁加虫而變其音愚按名南委蛇委蛇  
此詩委委佗佗集傳皆云自得之貌叶音亦同朱子意

蓋以委佗即委蛇特未明釋爾如山安重如河寬廣象服象服即三翟周禮

服有禕衣禕翟闕翟鄭注禕當為翬禕當為搖翟雉名

翟亦是翟故謂之三翟也疏翟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

虞書觀古人之象謂以日月星辰等畫于衣故知畫翟

羽亦為象也按毛傳云禕翟闕翟羽飾衣也孔氏謂衣

服隨身卷舒非可羽飾故主周禮是宜讀牛何反音俄子之不

注彩畫翟羽之說集傳下章引之

淑云如之何何措曰此章以祭服為言見夫人承宗祧  
之重不可慢易必有委佗山河之度而後

可與象服相宜有如子○玼音此兮玼兮說文玼玉色鮮  
之不善如此象服何哉也王肅曰衣服

鮮明 其之程也

程見上注周禮侯伯夫人禕程子男夫人闕程衛侯爵是禕程也周禮注副配

禕 音軫 ○ 說文

髮如雲不屑鬢

音第 ○ 疏言髮自美不用他髮為髮也

玉之瑱

吐殿反天去聲 ○ 羅中行曰純織如縵上屬于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續縛之而屬于純懸之當

耳也象之掃

救帝反音涕一云音帝 ○ 傳掃所以摘髮疏云以象骨搔首因為飾廣韻掃枝整

髮釵也陳啟源曰西京雜記言武帝宮人搔頭皆用玉搔頭正摘髮之義豈掃之遺制歟詩緝以為若今之篦

兒未知

也揚且

音疽 ○ 按朱子清揚婉兮注清目之美揚眉之美錢氏美目揚兮注揚目峻也

蓋眉目皆以揚起為美清揚並言則當為眉清目揚指目言揚則但當為目揚也此詩兩言揚且則皆為眉上

廣之皙顧炎武曰集傳叶征例反似因易大有傳明辨皙也而誤按易傳之皙从折从日音制明也與

陳風明星哲哲之哲同亦作晰此章之哲从析从白音析白也即曾哲之哲今依石經監板注疏正之轉音為息例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呂記言汝自省容服反尊嚴胡然而天乎胡

然而帝乎○嗟呂記七我反音賸他本差从兮嗟兮其之展葉諸延反音旃○傳禮有展衣以丹穀為衣箋后妃六

服之次展衣宜白按此詩重言嗟然鮮白者是其展衣也則展兮宜從鄭展衣是見君也及賓客之盛服禮記作禮衣也蒙彼絢音絢是紕音紕音

裪音乾反按裪釋文符表反音煩韻會本八元韻不必

之裪不恒以絢而云蒙彼絢絢者衣展衣者夏則裪之以絢締舉時事言之故云是紕裪也○王志長曰毛傳

云丹穀為衣其曰蒙彼絢締即周禮所謂素紗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綸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

紗素紗之文總在六服之下則先用正服而後蒙以素  
紗可知郝仲興云素紗白紗也古婦人盛服以薄絹蒙  
於外凡縉薄細者皆名絺不獨葛其說是也鄭氏解周  
禮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紗為裏使之張顯遂於此蒙彼  
縹絺亦云夏則裏衣縹絺然則展衣何以獨指當暑且  
云使之章顯亦豈古人尚絺之意哉介父王氏云暑服  
則加絁祥所以自斂飭也與朱子云絁祥束縛意正合  
蓋以縹絺收束展衣斂其文之太著也先儒但泥縹絺  
二字遂以絺綌用于暑服而訓絁祥為當暑祥延之服  
恐未有據王氏斂飭之訓甚合經旨而必云暑服加絁  
祥是猶為毛鄭之說所拘爾愚按說文徐曰祥煩溽也  
近身衣也舊解展衣覆縹絺之上為之絁繫平仲說與  
注疏集傳皆不合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讀魚堅反音  
妍○疏眉上  
然極有據當並存也  
平廣且額角豐滿說  
文顏眉目之間也  
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音院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夫人宣姜也惠公之母人

君小君也

此本刺詩但盛稱其服飾容貌與猗嗟詩意同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

說見

集傳

爰采唐

陸璣疏唐蒙即女蘿一名兔絲蔓連草上黃色如金

矣沫之鄉

疏酒誥注妹邦紂之

都于詩風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皆朝歌也今鄘併于衛故傳言衛邑按紂都朝歌今淇縣

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蘇傳刺無禮則稱孟姜矣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

季有齋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期我乎桑中要

平聲我乎上宮上宮公館也世

族淫亂故要之于此孟子之滕館于上宮與此同集傳以為地名非也

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芣

讀訖力反音棘古音考音密

矣沫之北

崩入聲古音考音必

矣云誰

之思美孟弋

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弋如同一姓乃杞女

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芣矣沫之東矣云

誰之思美孟庸

集傳庸姓未聞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

我乎淇之上矣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李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衛陳多淫泆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呂記桑中溱洧諸篇幾于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



尼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  
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  
然自見于言外矣○方回曰朱文公呂成公于思無  
邪各為一說成公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  
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云彼雖以有邪之思  
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謂桑中溱洧即鄭  
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則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  
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王魯齋柏著可言集雖引成

公說十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疑文公之  
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  
嚴密詩豈獨全意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里巷浮薄之  
口漢儒病其亡逸取之以足數

近時王陽明  
主此說

小序又文

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詩三十有一以合  
聖人放淫大訓此說余未敢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  
奔者自作蓋淫奔者有其事旁觀之人作此以譏刺  
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

豈彼人自為之乎文公以淫奔之詩出于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并大序止于禮義語亦致疑焉謂桑中溱洧等篇未嘗止于禮義也余以為采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人焉察見其人情狀從而詠歌之其所以詠歌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足以為戒也文公謂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已至不肖大無恥矣聖人何錄焉○淫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斥女子及期

會送迎之地雖幽遠而蹤跡不可掩是即所謂刺也  
大抵此等詩出自詩人之口便足懲戒朱子駁序并  
駁東萊且云夫子之于鄭衛絕其聲于樂以為法而  
立其詞于詩以為戒如夫子不語亂而春秋所書無  
非亂臣賊子之事也此說亦有理但詩與春秋不同  
春秋之義直而嚴詩之義微而婉畢竟東萊說不可  
廢○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  
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

不可止也朱子云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記語按

鄭箋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

焉是桑間濮上本有定所

考史記桑間濮上乃紂使師延所作淫聲後師涓從

衛靈公游為公寫之于濮水上師曠以為此亡國之音。郡縣志云桑間在濮陽城外廣陽里

此詩

恐概言桑林之中耳衛在古兗州桑土之野河淇之間何地無桑况記以桑間濮上與鄭衛別言似不在

三百五篇之內

陳啟源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耳非謂桑中即

桑間也記以鄭衛為亂世之音桑濮為亡國之音而一則怨以怨一則哀以思則樂音亦不相同安可合

之為一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注謂淫聲為鄭衛凶聲為桑間濮上明有分別東萊

謂桑中非即桑間三百篇皆入雅而桑間濮上則俗  
樂也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  
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  
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况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  
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其辭雖  
近于諷一勸百然猶知止于禮義仲尼編之于經所  
以謹世變之始也論語論為邦于鄭聲亟欲放之豈

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其說不為無  
本朱子則深非之辨擊數千言不少休今按左傳季  
札請觀周樂為之歌邶鄘衛為之歌鄭則鄭衛之詩  
固可弦可誦矣六卿餞韓宣子於郊賦詩不出鄭志  
則燕饗亦嘗用之矣夫國風固有不可入雅樂者如  
鷄奔狐綏桑中洧外等篇夫子只存之于詩以稽時  
俗而備監戒伯有賦鷄奔宣子知其為戮則他可知  
已蓋凡樂皆詩而詩不皆可樂太史公謂三百五篇

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此誠不可信必如朱子說則里巷狹邪之所用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亦何取異國狹邪之詩陳之于磬夏濩武之間哉

桑中三章章七句

鷓

音純。釋文鷓鷓鷓鷓。

之奔奔

鷓能亂其匹。

鷓之疆疆

音姜。鷓能

人

之無良我以為兄

讀虛王反音荒。

○鷓之疆疆鷓之奔奔人之

無良我以為君

小君。

序鷓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鷓鷓之不若



也

陳啟源曰埤雅云兄女兄也此娣刺宣姜君女君也此妾刺宣姜蓋詩人託為娣妾之辭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為君之兄不如陸之合序

楊氏曰此詩列定之方中之前著衛為狄滅之因也

鷓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

音訂

之方中

按夏正十月建亥是月昏時定星見南方午位為營作之候左傳云水昏正而栽水

營室栽築牆板也

作于楚宮揆之以日

度日景考極星以正東西南北詳周禮考工記

作于楚室

箋楚宮謂宗廟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樹之榛

栗椅

音伊

桐梓漆

按爾雅椅梓郭注以為即楸草木疏云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

皮為椅故毛傳以椅為梓屬實二木也桐有白桐青桐二種此當是白桐可斲琴

爰伐琴瑟

呂記

爰於也他日于此伐為琴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于

○升彼虛

傳虛漕墟也疏漕有故墟可登之遠望猶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虛按左

傳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野處而廬于漕故曰漕墟集傳但言故城則何邑之城乎

矣以望楚

箋楚丘與漕不甚相遠疑在東郡界中疏楚丘在濟河之間西有河東有濟杜預曰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郡

縣志隋于滑州置楚丘縣後改衛南今為開州

矣望楚與堂

陳寅羣書考博州有堂邑縣

景

山與京

讀居良反音姜○傳景山大山京高丘箋望楚丘而觀其旁邑及其丘山集傳以景為測日景

則與望字對劉瑾曰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或曰營室

正方面則用八尺之臬以測日景此審大勢耳測景何為仍依傳解大山為是降觀于桑呂記升虛

以領畧其大勢降觀以細察其土宜卜云其吉終焉允臧王氏曰卜言吉于是遂建城市

而營宮室也終焉允臧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靈雨既零嚴緝靈雨猶杜甫詩好雨知時節故

云靈也何楷曰零說文云餘雨也蓋雨將闌之時命彼倌人音主駕者星言夙駕

蘇傳星言夙駕見星而駕也說于桑田讀徒因反音豚楊旭曰當叶池因反音陳古音考云

古田陳通音故陳敬仲奔齊改姓田氏也說于桑以勸女紅說于田以勸農人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

讀一均反音因○蘇傳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

駮音牝

三千

讀倉新反音親○釋文駮馬六尺以上也陳啟源曰駮牝毛訓為駮馬與牝馬蓋以周禮邦國六閑

為馬千二百九十六匹三千已為過制若專指牝者則壯馬在外其數益多踰禮甚矣故言駮與牝則牡亦在其內也集傳馬七尺而牝者已有三千之眾是專指牝馬與古注異按楚語古者有國馬有公馬國馬君之家馬牧于閑廐公馬田賦所出散在民間箋疏所述六閑之制國馬也集傳之意豈指公馬乎然左傳言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正言公馬也三百乘為馬千二百匹耳豈得專數牝馬反有三千乎古注以為國馬庶幾近之嚴氏謂三百乘馬千二百匹正合六閑之制是誤以公馬為國馬也獨不思大國千乘當得馬四千衛國新復故以三百乘為多耳豈可準為定制乎嚴又云革車不用牝馬今并牝馬數之故為三千亦

不然費誓馬牛其風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風謂北牡相誘此軍中有北馬之證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

音悅

之國家殷富焉

事見左傳地理

志齊桓公更封衛于河南營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

首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

勢然也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人謀臧則龜筮從

矣卜洛亦然末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說于桑田

文公能重農務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直人也其秉心  
塞實而淵深駮牝亦至三千之盛如此解于上下文

方協

此華  
谷說

劉瑾曰春秋紀事用周正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  
衛懿公九年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  
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  
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  
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駮牝三千則是作于文公之季

年追言其始遷時事耳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蛺蝶

音凍。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蛺蝶劉瑾曰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

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噴日亦成青紅之暈

在東莫之敢指

傳虹天氣之戒君子

見戒而懼故莫敢指

女子有行遠

去聲

父母兄弟

呂記此二句與泉水竹竿詞同意異

此詩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乃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而不可得也

○朝濟

音賁。升氣曰濟

于西崇朝其雨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讀滿補反音媵。范氏曰陰陽和則成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亦猶是矣嚴緝此喻  
昏姻以禮則家道成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

信也不知命也

王志長曰小星詩寔命  
不同此所謂知命者也

序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

程子曰虹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  
也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

今世俗不以手  
指者因詩之言

在西者陽方之氣來交于陰也陽感陰則陽唱而陰  
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

范氏嚴氏皆同此  
說與朱子集傳異

或曰朱



子虹見雨止之說于物理未然俗謂虹能截雨此暮  
虹在東者也馮復京曰按鄭箋朝升氣于西方終其  
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二  
說正相反據玉歷通政經旦見于西則為雨暮見于  
東則雨止旦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而  
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也在西者行雨

者也

楊旭曰崇朝其雨即今諺東蠶日頭西蠶雨之驗也集傳誤以暮虹為朝虹

蠶蠅三章章四句

相

去聲  
相視也

鼠有皮

讀蒲何  
反音婆

人而無儀

讀牛何反音  
俄○威儀

人而

無儀不死何為

讀吾何反音譎  
卑污之物故以喻

陳政源曰鼠最貪惡  
無禮儀之人言鼠則

僅有皮耳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  
儀也箋疏甚明後人多誤解惟嚴緝得之

○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

容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

禮義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先君謂惠  
宣懿諸公

呂記相鼠之惡無禮何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

是不足以自拔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干旄

干與竿通疏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其下有旒絲程子曰注旄干

首凡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異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旂大夫士建物是也干旄干旒干旌皆通言

之爾朱子曰旄在浚音峻。浚見邶風之郊素絲紕音避之箋素

纓以縫紕旌旗之梳絲或以維持之疏絲謂繫于旌旗之體梳謂縵末之垂者以纓縫之使相連良馬

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旒音餘。疏周禮司常云州里建

旗又大司馬云百官建旗旗亦有旌言旌則有旒縵言旗則亦有旒二章互文也解頤新語干旄干旒干旌干旒分

言之以叶韻其實皆旗也鳥牛為旗謂畫鳥隼以為飾以其注旌于干首謂之干旌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為綈謂之干旌許氏曰見賢載旗禮無明文或以疑此詩然司常下文明言賓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旗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旗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此詩干旗乃是箋所謂州長之屬疏所謂遂內鄴長里宰鄰長同建者也首章三章旌旌皆因旗而言紕者縫之組者飾之祝者維之也

在浚之都

下邑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

疏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干旌干旌一也既設旒綉有旃旗之稱未設旒綉空有析羽謂之旌在浚之

城素絲祝

箋祝當作屬屬著也

之良馬六之

按禮大夫四馬兩服兩驂無五馬六馬之

理故毛云駮馬五轡四馬六轡蓋以御車之法駮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併執四之謂服馬四轡加一駮馬益

一轡故言五之又益一駮馬益一轡故言六之鄭則以四之五之六之皆見賢之數于文義俱未安朱子直云五馬六馬五六取

協韻未知然否

彼姝者子何以告

音谷之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嚴緝彼姝者子乃自他國至衛之賢如季札聘鄭子產如晉之類季札告子產以謹禮子產告叔向以實沈臺駘所謂畀之告之也若謂衛有賢者隱處浚邑而文公不能用則曷見其能以好善風耶○四之五

之六之馬益多見禮益加在郊在都在城好益篤則  
賢者益至序所謂臣子多好善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朱子說見集傳

載馳載驅

叶祛尤反音丘

歸唁

音彦

衛侯

箋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

于漕

讀為愁○時戴公廬漕

大穴跋涉

跋涉鄭云衛大夫來告難也集傳指許大夫朱氏曰

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

我心則

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箋爾爾許人也

呂記許人既不以我歸衛為是則我亦不能旋反于衛矣為許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者

其心如之何則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

閱

傳閱閉也呂記不閱謂此情曉然易見初無所閉也按此章呂解大勝集傳即令許人設身處之情辭切

至不臧猶王風遇人之不淑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

音盲讀謨郎反音芒當作菌貝

母草也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讀為杭

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芘芘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陳啟源曰箋解控于大邦

謂夫人欲歸問衛侯求助大國誰因乎誰至乎非自往控也此說有理如朱傳解夫人欲歸本國尚不可况欲

往他國乎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音怡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處于漕邑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  
故賦是詩也

疏載馳是許穆公夫人作得入鄘風者於時衛戴公  
國於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漕地在鄘○按集傳許穆夫人將歸衛許大夫有  
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此詩蓋據首章跋涉二語然  
此本據禮託言非真有既行追留之事白雲許氏仲



輿郝氏皆持此說○歸子慕曰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夫人之意不在歸唁也衛滅野處許為昏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不能故作是詩以歸唁為辭而未顯其旨所以諷也○陳啟源曰歸唁衛侯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曰陟丘曰行野此意中欲如此而言之也曰不我嘉不我臧曰許人尤之亦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如泉水詩之出宿飲餞皆是想像當然

非真有其事也序云思歸唁其兄于義不得詩意只如此集傳將詩中所言皆指為實事竟似夫人倉皇就道直至中途被大夫追還者事情必不爾爾說詩者可以辭害志乎

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于宗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舊本此詩五章一章六句

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傳據左傳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之意遂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集傳亦同蘇說今從之

衛

瞻彼淇奧

音郁○爾雅屋內為隩屋外為隈劉氏曰奧水涯灣曲之地

綠竹

注疏以為王芻

篇竹今從集傳辨詳考異

猗猗

音伊讀於何反音阿

有匪

斐通王氏曰考工記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匪者有文章之謂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陳啟源曰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

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傳亦用其語四者各為一義初無淺深朱傳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與古訓異矣

瑟兮僖兮

音限

赫兮咺兮

况晚反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音喧

讀况

兮

程子曰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音精鄭氏訓菁程子曰猗猗言竹之態青青言其色也

有匪君子充耳琇

音秀釋文沈重

音瑩

嚴緝瑩鮮潔也琇瑩猶齊風著篇言瓊瑩瓊華瓊

英也○以琇瑩之美石為瑱

會

音怪釋文皮變

如星

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疏會縫中也皮

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璫天子玉用五采璫飾十二武

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程子曰二章言

其威儀之美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

音責讀側歷反音職○檀弓注簣謂

牀第即牀棧也竹  
疏密得宜似之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傳金錫鍊

而精圭璧性有質疏首章如琢如磨言道德  
未成之初此章如圭如璧言道德既成之候

寬兮綽兮

疏性寬容

猗

音倚。釋文云依也。

重

平聲。較音角。

較

音角。疏重較謂侯伯之車補傳較高五尺五

寸軾高三尺三寸較既出于軾上故曰重較古今注車較車耳也在車軾上重起如牛角楊慎曰周禮輿人注

云較兩軻上出軾者說文軻車旁也較車軻上曲銅也較即較字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闔之古謂較

為車耳古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劉瑾曰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故以

猗較目寬  
綽時焉

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

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賓之初筵抑戒

詩以自警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亦可知矣

疏入相于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傳謂重較  
卿士之車言武公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  
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  
平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  
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

前二章言瑟個赫喧張之時也末章言寬綽戲謔弛之時也謹密而又寬廣莊嚴而又和易所以為德之盛也陳君舉云肅肅不廢雖雖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

淇與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

讀居賢反音堅○傳考成槃樂也嚴緝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

碩人之

寬

讀區權反音圈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曲碩人之

邁

音科○傳寬廣貌集傳邁義未詳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音

○考槃在

陸碩人之軸

蘇傳軸者槃桓不  
行從容自廣之謂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音谷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先公謂  
武公

辯說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  
矣序蓋失之而未害于義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  
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害義  
殆有甚焉鄭氏之失蓋生于序文之誤○愚按孔叢  
子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朱子本此



為說解弗諼弗過弗告甚明

黃震曰弗諼程子以為不忘君但弗過弗告難

通朱傳弗忘此樂也得之

但馭序以為非刺則不然賢者隱處澗

谷至于獨寐獨寤獨宿則時君不能用賢之失亦可

知已

###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

音祈

衣

去聲

錦裝

音頃釋文

苦迴反音鞞韻會裝

說文本訓鞞象屬古作頎與綱

綱又並轉

通揚旭曰沈存中謂裝與鞞同裝衣是用鞞麻織布為之綱本音高說文訓急引也中庸借同裝俗遂讀裝如綱又並轉

上聲音迴衣

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疏玉藻

禪為絢故知絢禪衣也按衣有表無裏曰禪其訓縠者本之說文朱子云不知是否嚴緝則云縠以穀為之穀也

縠 紗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邢周公之後今順德府邢臺縣

侯之姨譚

譚國近齊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有譚城

公維私○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領如蝤

音蝨

音齊

傳蝤蝨蝸蝨也本草注郭璞曰腐木根下有之瘦而白

齒如瓠

音犀

音秦

首蛾眉巧笑倩

傳倩好口輔疏左傳輔車相依服虔云輔

上領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

兮美目盼

讀匹見反音騙

兮○碩

人教教

音翺

音說

于農郊四牡有驕朱攢鑣鑣

音標○釋文鑣馬銜

外鐵也一名扇汗疏人君以朱纏鑣因

翟第

音弗○疏周禮巾車

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此乘翟蔽之車乃厭翟也厭翟者次其羽使相迫陳祥道曰齊襄公方叔詩之車以簞第衛夫人之車以翟第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以朝音潮朝內朝大夫夙退無

使君勞○河水洋洋

董氏曰齊西距河而衛居河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

北流

活活

音括

施眾

音孤

濺濺

呼活反音豁

礙流也

集傳眾

入水聲

說文濺

鱣

音遄

鮪

音洧

○西京賦李善注引毛傳云鱣似鮪按郭璞云鱣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今江東呼為黃魚鮪亦名鱣魚有二

種大者王鮪音鮪小者鱣鮪

發發

音撥

魚著細尾發發然

釋文馬融曰

葭

音加

莢

音他

覽反

音坦

又

音淡○爾雅葭蘆葦亂毛傳引之又大車傳云莢騅也蘆之初生者葢以蘆亂為一草季巡樊光注爾雅與毛

同揭揭

音子長貌

○庶姜

婦

孽孽

盛

庶士

名物

疏庶士毛云

送女者朱云

滕臣

按送女是卿不得言士卿止  
一人不得言庶朱說為優

有揭

音契  
揭武貌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事見左傳隱三年序與傳合

詩本閔莊姜不見答卻無一語道及但舉其族類之  
貴容貌之美來嫁時禮儀之備媵送之多就人情所  
易見稱述之而莊姜之賢與莊公之狂惑俱見之言  
外意婉詞厚所為善于諷刺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

音癡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讀謨悲反音迷

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

讀祛奇反音欺。爾雅丘一成為頓丘水經注淇水東屈而西轉逕頓丘

城北又屈逕頓丘城西是頓丘在淇水東南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讀謨悲反音迷

將

音搶。將請也。

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坳

音鬼

垣

古音考音延

以望

復闕

何楷曰復闕當是古闕名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南有復闕城又有復闕堤陳啟源曰淇水東南流入

河復闕隄即古黃河北岸氓居在焉則河之北淇之南也

不見復闕泣涕漣漣

音連既

見復闕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

音吁嗟鳩

鸛鳩爾雅鸛鳩氏司事即此鳩

也詳小宛詩

兮無食桑甚

甚上聲。鷄食桑椹則革暴鳩食桑甚則醉而淫故以興女之耽士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讀持林反音沈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

耽兮不可說也

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

○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傷音

漸音尖車帷裳

箋帷裳童容也疏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

女也不爽士

貳其行

讀為杭

士也罔極

罔極謂反獲無窮極

二三其德○三歲為

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以酷暴加我

兄弟不知咥

音戲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洋

同畔。蘇傳淇猶有岸隰

猶有畔何汝心之無畔岸不可知也嚴緝即上章所云罔極

總角

疏甫田云總角非分是男子總角未

冠則女子總角未笄也王志長曰或曰總角蓋氓所私所謂士貳其行者捐故憐新婦人之所為恨也亦通

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

讀如資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

音配偶故序其事以諷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呂記序語煩贅美反正三字尤非見棄而悔何美之  
有○沈守正曰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託之非人不  
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淫人之悔也○此婦始合後  
奔終于見棄詩人述其事如此詩曰三歲食貧曰三  
歲為婦曰總角之宴則此婦來奔未久不應容色遽  
爾凋謝歐陽云桑之沃若喻男子情意盛時可愛至  
黃而隕又喻男子情意易得衰落此解勝朱  
朱傳用序說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言我本欲與汝偕老今老矣汝



反薄我使我怨也

黃震曰按以我賄遷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是男反無以養之此婦

一時為氓所誘已即不堪而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自悔其辭隱蓋其初不以正也讀此詩真可為士君子失身之戒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

音

竹竿

羅泌曰

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小故傳云長而殺也

以釣于淇

歐陽義云

衛女思歸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按集傳作衛女自釣從歐陽

氏說為長讀羽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軌反

音以○呂氏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蓋主山讀羽而  
言之相衛之山東向故以北為左南為右女子有行

遠去聲兄弟父母讀滿彼反音米○李氏曰言舊時常游  
泳二水之間今嫁異國不得見也故曰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呂記七

勝乃可反那上聲佩玉之儺佩玉所以節步歐陽義思衛女之在其國

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怡然于二水之上嘆已之不  
如也按集傳云自恨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亦通

淇水漉漉音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

序云不見答不過原衛女思歸之因耳毛鄭泥此而曲為取喻俱牽強朱傳最直截蓋本之永叔○郝敬曰朱子辨說云是詩無不見答之意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言之所以為厚

蘇傳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係之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云鄭音促數煩志衛音好濫淫志齊音教僻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

為衛音也固宜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

音九 蘭詳集傳本草蘿摩葉似女青

之支

疏芄蘭之支柔弱阿難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童子佩觿

音哇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按呂記引朱氏云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

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此解較集傳為長

容兮遂兮

嚴緝雜騷云遵

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皆舒緩之狀

垂帶悸

其季反音忌一音季○悸帶下垂之

貌兮

顧炎武曰古人音韻雖寬而用之則密故同一部而有親疎如此章支觿知平與平為韻遂悸去與

去為韻而合之則通為一也干旌二章旗都平與平為韻組五予上與上為韻而合之則通為一也木瓜二章

桃瑤平與平為韻報好去與去為韻而合之則通為一也同一聲而有親疎如秦詩黃鳥之首章棘息特為韻穴慄為韻而合之則通為一也其用音之密如此

○堯蘭之葉童子佩鞶

呂記失涉

反音說○說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鞶○陳啟源曰佩鞶毛以為決決鈎弦也鄭以為沓沓以沓指放弦也朱傳兩存其解說文與毛同禮書則是鄭而非毛許名物疏則是毛許而非鄭按決以象及棘為之沓亦名極以韋為之今雖則佩鞶能不我甲

傳甲狎也呂記能不

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愚按多方因甲子內亂鄭玄王肅皆解作狎蓋古訓如此程朱諸家以狎為不美字故解作君長然此非褻狎之狎乃親狎之狎伊訓予不狎于不順與此同

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序允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鄭云惠公以幼童即位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

預云時方十五六蓋宣公以隱四年立假令五年即

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即惠公尚有

兄壽則是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故知為十五

六也序以此詩屬惠公不為無據朱子謂不可攷當

闕亦疑序太過耳

尚書注云國君十二以上冠佩為成人左傳國君十四而冠惠

公即位之年非童子也然驕蹇自尊德不稱服則猶是童子而已惠公以讒搆取國為左右二公子所惡逐之奔齊春秋書衛侯朔出奔齊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是詩也其即二公子之徒為之歟○何楷曰通篇皆比體是借童子躡等之狀為刺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

音偉

杭之誰謂宋遠

音企

予望之○誰謂

河廣曾不容刀

釋文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楊旭曰按刀字篆書作刀似舟形後人加舟

于旁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箋宋桓公

夫人衛文公妹  
生襄公而出

此詩慈母念子不為不切而義不可往之意終不自  
言詩之婉而不盡類如此

嚴緝箋謂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孔氏因以為  
衛文公時詩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  
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狄入之後戴公渡河而南



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于衛未遷之前  
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  
按史衛文公元年宋桓公之二十三年也文公十年  
宋襄始立舊說誤矣孔氏又以河廣屬衛風當作于  
衛人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母本衛女又歸衛  
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呂記說苑云宋襄公為世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  
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味此詩知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說見集傳

伯兮

音挈

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音殊

陳啟源曰說文殳積竹八觚徐鉉

謂積竹者削去白取青處合之取其有力是殳用竹也考工記廬人為殳乃攻木之工則又用木蓋木為之榦不純用竹青古今注云後世以赤油韜之謂之油戟亦謂之漆戟乃殳之遺象非古制也殳本應作投或云投

今古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呂記膏沐

膏所以沐面沐蓋瀋也瀋米汁可以沐頭魯展喜以膏沐犒齊師則非專婦人所用今之賜面脂是也誰

適音的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音藁出日箋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

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嚴緝首疾來伯且來則竟不來頭痛也

○焉音煙得諼草爾雅諼忘也詩本言忘憂之草毛傳云諼草令人忘憂朱子又誤解合歡辨詳

致言樹之背音佩○疏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願言思

伯使我心疚音妹呂記音悔○朱子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

而至于心疚焉爾按集傳解末二語太紆曲此解勝之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事見春秋桓五年

王志長曰按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  
伐鄭王為中軍衛人屬焉詩云為王前驅則衛可免  
於罪故序不云刺宣公而曰刺時也○李氏曰古者  
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用兵多矣未有書  
師還者獨于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而不返也然  
采薇之役踰年方歸東山之師三年始至詩人乃美

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

序以為刺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

疏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

伐不踰時

鄭在衛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

兵東都乃行也上云為王前驅下云自伯之東明是從王為前驅東行伐鄭非謂鄭在衛東也孔仲達解此詩最當朱子終以鄭在衛西疑之又云無明文可

考然則春秋非明文耶若但是衛國用兵何以有為

王前驅之語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說見集傳

有狐綏綏

黃震曰綏綏毛傳匹行貌朱傳反之為獨行求匹貌李迂仲祖毛說謂狐尚匹行而女乃

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為安閒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從朱傳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訓安閒耳然詩人託物起興不如此拘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箋之子無裳無

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如字古音考音賴按漢書有祖厲縣

李斐云音嗟賴。厲深則厲之厲王氏曰岸近危曰厲陳啟源曰深水之岸定是可危故以厲言之若解作涉

水之名不與  
梁側為類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讀丁計反音蒂古音  
考讀如字按屈宋古

音考又以帶音蒂  
蓋二音皆可讀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

子無服

讀為  
白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偶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許氏曰謂未  
成家不得

授夫家  
之田者所以育人民也

集傳國亂民散喪其妃偶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亦

本序意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

讀攻乎反音孤。木瓜狀如柰爾雅謂之楸。本草木。

報之以瓊琚

音居

○詩話玉色之美者為瓊非玉名也說文云赤玉恐非爾雅翼琚處玉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珩下維璜

衝牙

匪報也永以為好

去聲也

○投我以木桃

木桃埤雅云即榘子

李時珍曰木瓜酸香而性脆木桃酢澀而多渣故謂之榘

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

為好也○投我以木李

木李本草名榘榘蘇頌曰榘榘比木瓜差大味瀟而黃色無重

蒂埤雅云亦名木梨蓋聲之誤報之以瓊玖

音九讀舉里反音几

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

事見左傳  
乃齊語

蘇傳言微物必當厚報况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者當如何。序說極有據可從毛傳引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此出孔叢子朱子遂云疑亦男女贈答之詩夫贈答是矣必曰男女何居劉瑾又據集傳以駁序云桓公之德豈可僅比于草木衛人

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如此說詩真固陋矣



詩經通義卷二